

术语学：理论与方法

郑述谱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本文回顾并总结了术语学产生发展的历程与现状，介绍了术语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地位，并着重论述了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

关键词：术语学；学科地位；术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H083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什么是术语学？术语学是研究各门学科中术语的形成、确立、构造、规范等原则原理问题的一门学科。那么，什么是术语呢？术语是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每一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意义。如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商品生产”，化学中的“分子”、“分子式”。

仔细阅读取自《辞海》的上述定义，不难发现，汉语里的“术语”其实是包含了不同的“数量”意义的。它既可以指“每一术语”，也可以是一门学科中专门用语的统称。既然，术语应该具有“严格规定的定义”，那么，这两层显然不同的意思是需要加以区别的。当“术语”用于第一层意思，即指“一个术语”时，它对应的外语词应该是 *term*；当“术语”用于第二层意思，即指某一学科的专门用语时，它是一个统称，准确的汉语表达应该是“术语集”，对应的外语词应该是 *terminology*。其次，术语学的上述定义还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各门学科无一例外地都有自己的术语。而且，每一门学科的术语都有一个“形成、确立”的过程。术语的“形成、确立、构造、规范”都有其“原则”与“原理”。从这一点出发，读者应该进一步得出一个推论，即术语学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各门学科的术语建设都具有指导意义。

术语学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理论术语学与应用术语学两个组成部分。理论术语学侧重探讨各门学科术语的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包括术语的性质、特征与功能，探讨构建术语及其系统的最佳途径等方面的问题。应用术语学则研究术语的管理、标准化、术语编纂、术语翻译、术语库建设等实践性问题。理论术语学与应用术语学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就工作的涵盖内容与活动范围而言，应用术语学比理论术语学要广。但就对学科建设的意义与指导作用来说，理论术语学所占据的地位更重要。实际上，理论术语学才是术语学学科创建的基石与发展的牵引力。就总体而言，术语学多被看作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

2 术语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与现状

“语言”是一个多义词。通过下面这些不同的搭配，我们大约可以感觉到，其中的“语言”一词所使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如：“人类语言”、“共同语言”、“小说的语言”、“群众

语言”、“讨好的语言”、“绘画语言”等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与传授或讨论专业知识时使用的语言，其实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语言。为此，人们提出了“日常语言”与“专业语言”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以便将两者加以区别。这里所说的“语言”，其实是指同属一种语言之下的“亚语言”或者“次语言”。专业语言又称科学语言，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具有与自然语言不同的词汇系统。这些词汇，其中主要是术语，不仅具有严格的定义，而且还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这就是某一学科的术语系统，或者称作术语集。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语言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两者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因为同属于一种民族语言，它们有相同的语音、语法、构词等规律，但科学语言，首先是术语，又有自己的特点。有人把这两者形象地比作树木与电线杆子。虽然二者都是木质，但前者基本上是天然自生自长而成，而后者从长短、到粗细、到排列、到间距，都是有确定的规格要求的。必须记住，包括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在内的专业性质的问题，只能用专业语言才能说得明白，用日常语言是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交流的，至多也只能说个大概而已。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不同的社会分工，出现了不同的行业领域，随之便产生了不同的专业词汇。人类的语言，实际上是跟社会的进步与生产、科学的发展而平行发展的。但在现代科学问世之前，由于受到对客观世界认识水平和人类自身的思维能力的制约，专业词汇还带有粗糙、朴素的性质。许多学科术语的表述很不理想，其背后的定义也不是严格的，清晰的，更不要说是科学的。学科的发展过程，也是其术语不断完善的过程。换句话说，学科的术语水平，实际上与这个学科的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

在欧洲文化圈内，最早创建了多种学科专用词汇的是希腊人。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希腊语充当了国际间科学文化以及国家间交往的共同语言，在某些地区，希腊语这种角色的扮演甚至延续到 14 世纪。到了中世纪晚期，希腊语的地位走向衰微，取而代之的是拉丁语。16 世纪以至更晚，西欧各国的文学、医学、技术、哲学等著述都采用拉丁文撰写。到了 18 世纪，科学思想的表述才转而使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如一位科学史家所说，当科学本身走到了只有借助特别的、与自然语言相对的科学语言才能反映的现实之时，各个学科都需要有自己的专业语言来取代此前使用的不分学科的弥漫性语言时，欧洲各国的民族语言也代替了拉丁语成为科学写作的工具时，科学界并不情愿面对的“语言障碍”便随之出现了。这种障碍既存在于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又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古代的“弥漫性”科学，先是分化成精密科学与人文科学，继而又更进一步细密分工，不同学科间的语言隔阂也随之加深，最终导致，学习一门专业首先必须掌握一套符号，即这个专业的术语系统。

进入 18 世纪，随着化学、生理学、动植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知识的积累，这些学科开始了对知识系统的整理工作。学者们在系统整理事实的基础上，开始创建更清晰、更系统、更明白的术语系统。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瑞典博物学家林耐(C.Linne 1709—1778)，另一个是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L. Lavoisier 1734—1794)。林耐是植物界与动物界分类法的创始人。他创建的所谓“双名命名法”，即以拉丁语为基础的动植物名称系统，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命名范例。拉瓦锡则联合一批法国化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化合物的定名方案。这个方案基本上也是以种属关系为依据。后来，在其他学科，如疾病的名称分类，以及解剖学的名称完善工作也陆续完成。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的概念分类的基本原则逐步得到确立。

到了 19 世纪，一系列的国际学会组织都为本学科的术语定名做出了贡献。通过 1867 与 1889 年召开的国际动物学大会两次国际会议，生物学最终确定了借助拉丁语命名的方法，并接受了第一发现人命名优先的原则。1892 年，国际会议还通过了化学名称定名原则。与生物学不同，化学并没有走采用纯拉丁语的命名的方法，而是采用了拉丁方式的命名方法，即，语法可服从本族语，但词素大量借自于拉丁语。1895 年，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图书目录学研究所，1905 年该所颁布了著名的“万能十进位分类法”。1904 年，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成立。两年以后，该组织着手术语的整顿工作。1938年，由该组织编纂的包括6种语言的2000个术语及其定义的词典终于问世。1926年国际标准化联合会（ISA）成立。随后，不少国家也建立了自己的标准化组织。

以上情况是对术语学问世前术语研究的简要概述。接下来，再看一看术语学问世以来术语学的发展概况。

术语学公认的创始者是奥地利一位工程师出身的学者维斯特（E.Wüster）。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31年他发表了堪称里程碑的著述《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在这部著述中，他提出了现代术语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阐述了术语系统化的指导思想，从而为现代术语学奠定了基础。紧随其后的是俄国学者，他们几乎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有关术语的理论性著作。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在与术语研究相关的著述中，在谈到世界上术语研究的状况时，往往通过列举奥地利—德国、俄罗斯、捷克、加拿大等有影响的学派来加以概括。它们的确是在术语研究与术语工作方面走在前面的国家。须要提醒的是，这里所说的不同“学派”，与其说是强调他们之间学术观点的对立与不同，不如说是仅在于指出他们的地域所在。如今，随着国际间术语学学者间交往的日益密切，“术语学派”的提法愈来愈“淡出”了。当今的国外术语学研究，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广泛地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就全面的“综合指数”来看，奥地利—德国与俄罗斯可以看作是处于领先的“第一集团”国家。其领先方面又各有不同。北欧是术语研究上升最快的地区。中东欧是术语研究基础很好的地区。加拿大是术语工作最活跃的地区。尼日利亚是非洲最重视术语工作的国家。应该承认，亚洲国家的术语研究，在国际上影响相对较小。但中国的术语工作实效以及对国际活动的积极参与，正在取得良好的国际反响。

考察国际的术语研究现状，不能不关注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与术语活动相关的国际组织，绝不仅仅是一两个。如果按开始活动的时间年表为序，首先应该从国际电工协会（IEC）说起。这个组织正式成立于1906年10月。它的主要目标就是制定一套世界通用的电工电子标准。它下设80多个专业技术委员会，其中的第一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该领域使用的术语及其定义。1938年，该组织出版了包括2000多个术语名词的《国际电工词典》第一版。1955至1970年间，该组织又致力于第三版的修订工作。由于国际电工协会从事术语工作的历史较长，且电工与电子术语涉及多种其他学科，因此，它所遵循的术语工作原则以及与其他专业领域的协调办法，都成为国际上术语工作的共同财富。它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都是联合国的甲级咨询机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与国家间交往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科技术语规范化的要求愈来愈强。首先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国际组织当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它发布了一系列与科技术语工作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单语种与多语种对照的科技术语词典书目，个别的术语标准，以及有关搜集与实现术语标准化的决议。这些都为开展国际间的术语合作提供了基础。

首先遭遇术语问题困扰的是科技翻译工作者，对新术语的翻译是最令人头痛的事，因此，国际翻译协会（FIT）与从事术语工作的机构发生了频繁的联系与交往。双方都从中感受到开展术语国际合作的紧迫性。直到1971年，维斯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之下成立了国际术语信息组织（INFOTERM）。早在193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就设立了一个术语标准化委员会（第37分会）；二战结束后，该组织重建，由奥地利接管了秘书处的的工作。1989年，术语网（TermNet）作为一个国际的术语网络宣告成立。1986年术语与知识学会（GTW）组建。1996年国际术语信息组织按照奥地利法律再次作为国际性的组织组建，并仍然主持第37分会的工作。上述机构在开展国际性的术语交流、协调、组织术语教育活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观近年来术语学研究的发展，特别应该关注的是认知术语学的兴起。认知术语学研究

是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而跟进的。有学者指出, 认知术语学研究, 绝不仅仅是术语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而是对术语、术语集、术语系统、以及各种术语文本等一个全新的观点体系。也许有一天, 20 世纪末之前形成的术语学理论的所有范畴与概念, 从认知术语学的立场来看, 都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在认知术语学看来, 术语并不是传统术语学所说的那样, 仅仅是对专业领域内概念的语言指称, 它是对在认知过程中出现并完善的专业概念的物化。它应该被看作是将稳定的符号系统与反复变化的认识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动态模式的成分。术语可以看作是对研究者意识中发生的某种心智行为的特别校正物, 因此, 术语又能透出术语创建者主观世界的主观性特点。同时, 术语又是具有语言符号共同特征的普适的语言范畴。由此看来, 认知术语学给术语学研究带来的变化极可能是革命性的。

近年来, 应用性术语工作的广泛开展, 包括术语标准化、术语翻译、术语知识工程与术语语料库的建设, 其发展势头远在术语学理论研究之上。在欧盟组织内, 用在术语翻译工作上面的开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术语师”成为欧盟国家最需要的十大热门职业之一。透过这些事实也能窥见出, 处于当今信息时代的术语工作, 其发展态势极其迅猛。

3 术语学的学科地位

术语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一开始, 维斯特就意识到术语学是“工程师与语言学家携手合作的学科领域。”这里所说的“工程师”, 可以理解为“各个学科的专业工作者”。实际上, 作为一门学科, 术语学与多门学科都有紧密的联系。这些学科至少包括语言学、逻辑学、认识论、信息学、科学学等等。这就决定了术语学的跨学科性, 或者说是多学科性。

术语学与语言学 术语研究与语言学的关系似乎显而易见。可以把术语说成是指称专业领域内概念的词或词组。既然把术语归属为词或词组, 而词和词组本是语言单位, 语言学有关词与词组的论述, 从一般意义上说, 也应该适用于术语。这样说来, 术语研究与语言学的关系几乎就是天生的。研究某一门学科的术语, 又不能完全不懂那门学科的专业知识。一般情况往往是, 各学科的专家要研究本学科的术语, 首先要跨入语言学, 掌握最必要的一些语言学知识。维斯特认为, 工程师跨入语言学可能比语言学家熟悉工程师的专业相对要容易些。这大约也是对的。

术语学与逻辑学 术语所指称的各个专业领域内的概念, 往往都包含多个本质特征, 又借助其区别特征与同类的客体及相临的概念加以区别, 或借助于它与相关概念的种种关系, 包括并列、蕴涵、部分与整体等不同关系, 形成一个严密的、其成分之间紧密相关且相互制约的系统, 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动, 包括定义的内容与表述的更动, 都可能带来相关系统的变动与调整。因此, 术语研究从一开始就与逻辑学与系统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术语学与认识论 对一个研究对象或称客体, 从一般的认识到形成一个科学的概念,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自古以来, 人类无数次看到过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然而, 只有当牛顿把这一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称作“自由落体”时, 人们对它的认识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一般的感性认识相比, 这应该看作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自由落体”与“万有引力”等相关术语, 同时也是对这一理性认识的确定。从认识论角度说, 用科学术语来指称所研究的对象, 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此后, 人们的认识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了。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 “为任何研究对象命名, 不管那是物质客体、自然现象, 还是可供从某个角度观察的一组事实或制约关系, 在这个对象的历史上, 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不仅能使我们在口头谈话或在书面中提到这个客体时, 不必再去费神寻求别的说法, 而且, 更重要的是, 要使这个客体在我们的头脑中, 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 占据了一个可被感知的位置, 被纳入了研究对象的名单, 获得了一个名份, 并在这个名份之下, 可以集结各种不同信息, 使之成为联结所有相关对象的一环。”术语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术语研究必须以哲学的认识论为出发点与立足点。一个术语的产生与定名过程, 往往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反复认

识过程以及对认识结果的科学凝炼过程。

术语学与符号学 按索绪尔的说法,语言说到底是一个符号系统。以学科的概念为基础的不同学科的术语系统,也是一个归纳概括了学科知识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同样具有一般符号系统所具有的必要特征,例如,可以将它按层次切分成不同的构成元素,符号具有内容与表达两个层面,与其他符号构成一定的聚合与组合关系等。术语系统的内容层面实际上是有关研究对象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有关信息的获取、存储、检索、整理、转换、传输等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术语信息处理。于是,符号学、信息学直至控制论的理论,就顺乎自然地直接运用于术语研究之中。

与术语研究相关的亲缘学科,还不仅仅限于上述的语言学、逻辑学、认识论、符号学、信息学、控制论等,它似乎是一个开发的系列。近年刚刚兴起的认知科学研究与智能研究,也与术语研究挂上了钩。人们发现,产生于不同时期的术语,能够折射出当时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知水平,也透视出人类当时的智能与思维水平。换句话说,人类意识、文化发展与知识增长的所有历史性变化,在语言的词汇系统中,尤其在术语系统中,都有所反映。比如,西语中的“分子——atom”是“不可再分”的意思。这反映了这个术语产生的当时,人们对物质微粒的认识水平。

在科学知识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区别出几种思维的历史类型,它们在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分别居于主导地位,并决定该阶段认识性质的特点。最古老的原始的思维类型是幼稚型,即利用日常的普通词汇,来反映日常的表象认识。这些表象认识,具有相当模糊的性质。进入中世纪晚期,直至科学产生以前的近代,相应的思维类型是“匠艺型”思维,即借助健全的理智与专业的表象认识进行思维活动。在有些至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领域,直到今天,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接下来才是科学时期,即使用真正的科学概念与术语的阶段。术语是科学的元语言,是形成相应概念系统所必须借助的手段。如果对某个年代的不同学科的相关术语做共时的断面研究,就可以确定该历史年代人类对周围世界相关事物的认识水平,从而判断某一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这正是研究人的认知、思维能力所需要的。

总之,术语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但对各科术语的普遍性质与一般性规律进行研究的却只有术语学。就这一点来说,术语学有点像逻辑学、数学等学科,可以看作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

4 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

术语教育的概念 在术语研究发达的俄国,早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就已经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在我们国家,术语教育还是一个令人感到生疏的概念。可以尝试给术语教育下这样一个定义:术语教育是以术语学基本理论为依据,以具备某一专业背景知识的高等学校学生及社会有关行业人员为基本对象,以培养术语意识为中心目标的、普及性的教学培训活动。

对这个定义可以做如下几点补充说明。首先,开展术语教育必须要有科学依据。能够为我们提供这种依据的首先是术语学理论。术语学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才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到 60 年代末,国际上已开始倾向把它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也都要与术语打交道,包括整理、规范本学科的术语,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也都可能感受到术语对本学科学术交流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只有术语学才能从理论层次上对各学科术语的本质特征与一般属性作出更为深刻的阐释。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术语教育才算有了根。在术语学产生之前,是不可能提出什么术语教育的。因此,术语学理论应该成为开展术语教育的依据与出发点。

其次，还要明确术语教育的对象。接受术语教育的人，应该是具有某一专业背景知识的人。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是接受术语教育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人，对术语可能会一无所知，毫无感受，术语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在校学习的大学生，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是已经初步掌握了本专业基础知识的人，他们还可能成为未来本专业领域内的中坚力量。对他们实施术语教育，一方面会对他们目前学好本专业基础知识，至少在宏观认识与方法论方面，提供有益的帮助；另一方面，从长远来说，也会对本学科领域内未来的术语建设，乃至整个国家与民族总体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他们应该是术语教育的首要对象。

所谓“社会有关行业”是指其工作直接或间接与术语关系密切的行业，如编辑出版、大众媒体、信息检索服务、语料库建设、科技翻译等。他们的术语意识与工作水平，往往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术语使用规范化的实施效果。对他们推行术语教育，既是目前大力提倡的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的一部分内容，也可以说是对此前术语教育缺失的必要补课。

这样的术语教育是一种普及性的教学培训活动。普及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广泛性。教学活动与培训活动并提，即是说，它可以是相对固定的，例如在高校开设这样一门面向不同专业学生的共同课，也可以是不固定的，例如，不定期开办的、有一定针对性的短期培训班，或者远程教育的网络体系。

术语意识的概念 开展术语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培养术语意识。什么是术语意识？简要说来，术语意识是指基于对术语的性质与功能的认识而产生的严谨、科学地对待本专业术语，小心慎重地对待其他专业术语的一种学术自觉性。对术语的性质与作用是否有一定的认识，这是决定是否具有术语意识的关键。在术语学著述中，常常会读到两句很响亮的话：一句是：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另一句是：没有术语就没有理论。加深对这两句话的理解，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知识也好，科学也好，理论也好，说到底，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其最集中、最凝练的体现与概括，就是相应的术语系统。因此，有人说，掌握一门学科，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掌握这门学科的语言，首先是这门学科的术语。化学家拉瓦锡曾指出，既不能把科学与术语分开，也不能把术语与科学分开。各门自然科学的构成无非是三点：一是构成学科内容的一系列事实；二是由这些事实引出的概念；三是传达这些概念的术语。科学的思维活动正是借助学科的概念与术语才得以进行。通过学习术语学，可以更自觉地重视与理解本学科的术语，进而更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的知识体系，自觉地克服“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等常见于专业论述中的缺点。也许应该承认，术语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但就其采用的方法而言，它如同逻辑学、心理学、信息学、系统论一样，更接近方法论学科。

对任何个人来说，对本专业的术语与非本专业的术语，熟悉程度肯定是大有区别的。对待所从事的本专业术语，应该力求做到严谨、科学。面对自己所不熟悉的非本专业术语，至少也要有一种小心、谨慎、甚至敬畏心理——知道其中大有学问所在，而自己作为门外汉却不甚了然，因此在“狭路相逢”时非常谨小慎微，严肃认真，容不得半点随意性，知道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出问题，甚至“露怯”。说到底，是否具有术语意识，可能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科学文化素养的高低。如果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都有这样的术语意识，那对个人业务水平的提高，以至整个社会术语规范化的推进，肯定都会大有帮助。实行术语标准化可以看作是对科学语言加以规范的立法行为。为了实行法制，落实“依法治国”，仅仅制定法律条文显然是不够的，对作为行为主体的公民开展普法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开展术语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毫无“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人，很难指望他们能在专业交流过程中自觉地贯彻遵守有关的术语规范。诚然，不应该完全排除通过专业学习过程获得“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可能性，但那可能是非自觉的、模糊的、无意识的行为。而自觉的、清醒的、带有理性的“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只有通过术语教育才能获得。完全指望让学习者“自摸”自悟，那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说，那也是术语学学者的失职。

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 如果上述认识是对开展术语教育的一般性理解,那么,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还与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有关。近四、五十年以来,随着某些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某些部门学科的分化,致使术语出现了“失控性的增加与互侵”,以至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术语对获取、积累与传播知识的作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其次,对在生产领域内使用的术语,人们越来越要求确定它们的明确界限,这促使全国范围内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工作不断拓展。再次,随着国际间科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翻译工作的需求,对术语词典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复次,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区域性的、地方性的、行业性的自动信息系统、管理系统、设计系统,以至语言信息保障系统的设计与建造日趋升温,这些浩繁的工程也与术语学密切相关。而信息检索的有效性更与检索关键词的科学性分不开。总而言之,上述的种种情势都呼唤术语学的理论指导,开展术语教育也成了相当广泛的客观需求。

有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宣言》说:“现有的研究结果中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认识过程的加快实质上取决于专业词汇的发展水平。因此,各国的人士与政府应该清楚地懂得,他们致力于加快本民族专业词汇的发展,也就是在为本国的科学、工业与文化进步创造条件。”这段话最好地说明了术语学研究以及术语工作的重大意义,它同样也可以用来论证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开展术语教育,让更多的人认识术语的性质,具有一定的术语意识,从而更自觉地掌握本专业的术语,遵守术语规范,同样是在“致力于加快本民族专业词汇的发展,也就是在为本国的科学、工业与文化进步创造条件。”

总之,不论是为了满足学好本行业专门知识的需要,提高全民科学技术文化素养的需要,还是为了应对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需要,我们都应该及时而广泛地开展术语教育。

Terminology: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ZHENG Shu-pu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Scienc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some theoretical questions in Terminology, such a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erminology, its scientific status and the necessity of terminological education, and also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rresponding disciplines, such as linguistics, logic, epistemology and semiotics.

Key Words: Terminology; scientific status; terminological educa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语种基础科学教学术语数据库开发研究”(10JJD74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郑述谱(1940-)男,山东牟平人,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词汇学、词典学、术语学。

收稿日期: 2012-09-03

[责任编辑:张春新]